

刘伯温天命

〔京〕新登字132号

责任编辑：黄隽青

刘伯温

第二卷 天命

董宇峰 周实著

*

今日中国出版社出版

(北京百万庄24号 邮编：100037)

各地新华书店发行

北京百花彩印有限公司印制

850×1168毫米 32开

印张：50印张 字数：1200千字

印数：1—10000册

ISBN 7—5072—0772—2/ I · 90

(全三卷)定价：45.00元

本卷定价：14.80元

目 录

第一章 出山辅新主

- 一 隐居武阳村 (2)
- 二 朱升来访 (12)
- 三 鹰化鳩兮鳩化鷹 (22)
- 四 会见朱元璋 (34)
- 五 杀徐寿辉,陈友谅登基建元立汉国 (44)
- 六 陈友谅进攻应天府,舟师惨败 (56)
- 七 朱升告辞还乡 (69)
- 八 心交 (81)

第二章 再回武阳村

- 一 朱元璋水师攻占汉国都城江州 (90)
- 二 运筹帷幄得龙兴城 (100)
- 三 一语生隙 (110)
- 四 洪都降将反叛,叶琛遇害 (122)
- 五 心病·情魔·前缘 (132)

六	书香的故事	(144)
七	朱元璋惹出了风流祸	(155)
八	生疑	(166)

第三章 搭救小明王

一	大宋国危若悬卵	(177)
二	陈友谅重振水师造巨舰	(187)
三	刘伯温梦见女鬼	(198)
四	安丰城陷,刘福通战死	(208)
五	朱元璋救下小明王	(219)
六	陈友谅发兵去攻南昌城	(230)
七	肖玉红与常遇春比试剑法	(239)
八	天呈异象	(250)

第四章 行行又止止

一	李善长大摆祝寿酒席	(262)
二	徐达新婚	(273)
三	斗计	(283)
四	解铃还需系铃人	(293)
五	太白星昼现	(303)
六	刘伯温得南柯一梦	(314)
七	地隐真人	(325)

木星入南斗	(336)
-------------	-------

第五章 鄱阳湖大战

玄武湖神送舟师出征	(347)
石抹祖瑛阵亡	(357)
肖玉红喝偈	(368)
金龙救主	(378)
张士诚又纳新欢	(389)
血战	(400)
陈友谅请放梅测字	(410)
无名小卒一箭射杀陈友谅	(421)

第六章 朱元璋称王

肖玉红回家	(434)
刘伯温堪与风水定王宫	(444)
朱元璋称王,汉国覆灭	(455)
刘伯温读《郁离子》	(466)
册封王妃	(477)
刘伯温读朱枫林	(488)
太阳黑子	(499)
刘伯温任太史令	(510)

第一章 出山辅新主

“先生为何无语？”

“心思也。”

“心有何思？”

“忽而思人，忽而思物。”

“人者，事也。物者，无也。先生心中唯事而已，不知何事？”

“谢大师提醒。但伯温却难以回答，事无头绪，亦无名称，其乱如麻。”

“贫道以为，麻生于野，枝青叶翠，原本不乱。使其乱者，人也。伐枝去叶，又剥干取皮，浆之沤之，搅之缠之，安得不乱？”

“大师教伯温返朴归真？”

“然也。”

“却何以致用？”

“无用”。

“致用则致乱，莫非必然？安得其法，使之用而不乱？”

“贫道不详其法。”

“大师尚且不详，伯温夫复奈何！”

“贫道不详，亦不惑。先生何惑之有？”

“正要请大师指点。”

“事存于心则惑。”

“安得心中无事？”

“无思则无事。”

“安得无思？”

“是谓静。”

“安得其静？”

“动也。”

“谢大师指点！以静求静，缘木求鱼。非动则无以致静，伯温是悟矣。”刘伯温说罢，呵呵大笑，擎壶给张三丰斟酒。张三丰举杯一饮而尽，不让。刘伯温连斟三杯，他连饮三杯，神彩又见飞扬。悠悠十年过去，刘伯温已是两鬓添霜，一髯落雪，张三丰却丝毫未改容颜，仍然是怪目圆睁，奇齿裸露，肤色如幼童。

一阵山风吹过，掀起飞瀑，水珠四溅。刘伯温看头上苍松，龙盘凤舞，座下青岩，苔花覆盖，四周云雾，奔涌如潮，使人神情飘逸不能自制。这就是世外神仙、得道真人的好处，一载乎，千年乎，不惊不诧，然而，又何须有酒？他正想着，突然，张三丰将杯掷进云雾，呵呵一笑，朗声道：

“原来先生尚未悟。”

“何以言之？”

“快走！快走！快走！”

刘伯温听罢，顿时大悟，起身施礼，拔腿就走，一腔心事随之化为乌有。

一 隐居武阳村

腊鼓迎春，梅花送暖。新岁刚过，温州城里一座大宅落成，白

墙青瓦，飞檐画栋，门高丈余，石阶八级，两侧石狮怒立。进宅有四进房屋，计二十四间，又有后花园，其中花树奇异，流泉耸石，并有一座观景楼。

方国珍搬进新居，终于妻妾儿女团聚，只有白娘子没有来住，是小凤不允。

方明善代他买来三个女子，年纪都在鲜花之季，要他选一个做妾，两个做丫环，也被小凤又哭又闹，阻止了，方国珍只好把这三个女子全做了丫环。

其中一人名叫石竹，生得纤细多姿，肤色稍黑，但细腻如脂，鹅卵脸，眼里无事秋波涟涟，言笑娇媚袭人。

方国珍原本是一眼就看中了石竹，准备要她做妾的，无奈她命薄，遇上了小凤这克星，只好做丫环的事。石竹知道自己姿色，怎肯心甘？每见到方国珍，总要弄些痴娇，撩得方国珍时时情动，不知不觉间，再放她不下，多看上一眼就如饮甘泉。

于是那石竹就觉得事情有成，一次瞅准小凤去了后花园，悄悄地就进了他的屋。

方国珍正在读书信，看到石竹进来，心里一动，连忙放下书信，盯住她看。

石竹拣了块抹布，走来给他擦桌椅，一张脸早已羞得火红。

方国珍说：“石竹今天真好看。”

石竹将身扭过去，轻声道：“大人怎么这样说话？羞死了石竹。”

小凤不在，方国珍觉得机不可失，趁她不防备，抓住了那只拉着抹布的小手，轻轻抚摸起来。石竹不动，给一只手由他抚弄。方国珍得寸进尺，把她衣袖一抖，露出半截玉腕。石竹一惊，倏地将手抽回，抹布掉在地上，她后退一步，不肯去拣。

方国珍依稀看见那手臂上似是生有一层纤弱的金毛，光泽柔润。

石竹这时突然害怕了，就要走，早已被方国珍拦住门口，她只好退到屋角。

方国珍正要逼过去，突然外面有脚步声响起，石竹一惊，抬腿就走，方国珍也忙把门让开，石竹闪身就没了踪影。

进来的却不是小凤，是国璋。他进门就匆匆说：“朱元璋派人来了。”

方国珍松了一口气：“是什么人？”

“都镇抚孙养浩，并无书信。”

“哼，朱元璋目中无人！”

“你见不见他？”

“不见！但对他要待以厚礼。”

方国璋应声去了，方国珍陷入思虑，觉得有三分后悔。原来，朱元璋大军攻占婺州，又招降处州各县后，胡大海集兵近十万，指日就要南下攻温州。方国珍准备迎战，方国珉却出策道：“方今元朝运势将终，豪杰并起，江左之朱元璋号令严明，所向莫敌，今又攻占浙中两州，恐不能与敌。况且还有老对手张士诚、陈友谅，不要让他们趁了渔翁之利，眼下当姑示顺从，藉为声援，以观其变。”方国珍依了他的主意，遣使者去金华，并致书信：

国珍生长海滨，鱼盐负贩，无闻于时。向者因恐构巫，逃死无所，遂窜海岛。为众所推，连有三郡，非敢积乱，迫于自救而已。惟明公倡义濠梁，东渡江左，据有形胜，以制四方，奋扬武威，以安百姓。国珍响风慕义，欲归命之日久矣，道路壅遏，不能自通。今闻亲下婺城，抚安浙左，威德所被，人心景从。不弃犷愚，猥加海谕，开其昏蒙，俾见天日，此国珍所素愿也。谨遣使奉书上陈恳款，或有指挥，愿效奔走。首言为定，明神为实。

与书信同时，方国珍还献上黄金五十斤，白金百斤，金织文绮百端。

没料到，一番耻辱之言，诸多金银宝物，只换个都抚镇巡视，无回礼，也无复信。既然现在，何必当初？

第二天，方国璋又来报告：都镇抚孙养浩已动身回金华，并说此人甚是傲慢，仿佛朱元璋成了天子，别人都要称臣一般。

由于从前向官府及朝廷行贿习惯了，皆是拿了金银的人便对他依顺，这次碰了钉子，便又恼怒又后悔。想到金银财物已然送出，只好权当买个平安，以待其变。

那都镇抚孙养浩知道方国珍归附，并送了朱元璋许多金银财物，于是便将这次特使温州当成了美差，心想方国珍为盗多年，必广有积蓄，对胜军之使，岂有不送厚礼之说？却不料连方国珍之面也没见到。

回到金华，孙养浩即向朱元璋报告，道是方国珍虽然纳款，但其志则阴持两端。

朱元璋问：“方国珍原话怎么讲？”

孙养浩回答：“未见到方国珍。”

“你未接其人之颜，何以知其阴持两端而非真心归附？”

“方国珍身为主帅，拒不肯见吴国公所派特使，其意明矣！”

“以你之见，当作何处理？”

“当发大军征讨。”

“住口！”朱元璋突然变色，一声威严断喝：“大军行动，当凭审时度势，岂可凭测揣心理之事？你既去温州，而未能见到方国珍，是有负使命。现在又劝我妄动兵马，必是存有小人之心，该当何罪？”

孙养浩慌忙跪倒在地，叩头告饶。朱元璋当即免其都镇抚职，喝令出去。

其实，朱元璋也料定方国珍不战而降，必是阴持两端，派特使去，原本是为安抚，免生不测。江浙之势，有张士诚、方国珍这两面劲敌，只能先攻其一。如今孙养浩出使不利，若致使方国珍由归降变敌对，岂非大谬？他深知为特使者多半贪图对方小利，厚待之，则备言好话，不厚待，则百般挑拨，此等小人，杀之犹嫌不足也。

正在朱元璋为这件事忧虑时，突然又有消息报告：方国珍为表示诚意，派郎中张本仁将其次子方亚关送来金华，作为人质。

原来，那方国珍一气之下，没去见那特使，又过一日，便觉得不对头，权衡利害，心想万一朱元璋也动了怒，既收金银宝物，复又发兵来攻，岂不是赔了金银又挨打？于是苦思一夜，想出了将儿子送去当人质的办法，料到朱元璋不会加害。

朱元璋大喜，连忙修书一封，派儒士陈显道将方亚关送回，并带去一车礼物。由此他更加断定孙养浩谎报了实情。

随后，朱元璋便令常遇春率军攻打杭州，令胡大海率军攻打绍兴，以犄角之势去破张士诚。他将处州之事交给自己任命的处州路总制孙炎，嘱其一定要设法招刘伯温来投，便动身回应天府去了。

孙炎字子节，年纪四十多岁，自小多读经史百家著作，游学又广，亦是江南名士，于应天府投奔朱元璋，他不似一般文人喜欢遁世，而是敢于进取，很受朱元璋赏识。

这次总制处州路，是孙炎头一回顶重任单独掌权治政，因此处处小心谨慎。他知道处州之俊杰首数刘伯温、章溢、胡深和叶琛，要在大乱初定、战事未歇的情况下治好处州，必须有这些名士相助，而只要说得刘伯温来出山，其他几位便不难效仿。因此

朱元璋走后没几日，他就亲自动身去青田县武阳村。

趁有闲暇，刘伯温正安居家中，著作编辑他的《郁离子》。

这部书稿，汇集了几十年来刘伯温除诗词书信之外的文章，其言甚杂，举凡天下事、人生事、神鬼事、物异事，无所不包含，正是兴之所至，随时动笔，漫不经心，乃成是书。使他感到安慰的，是多年战乱，这些文稿居然没有丢失，得以传世。

这天上午，刘伯温正在为文章润色，石抹祖瑛来了，进门便笑道：“从前只当先生精通天机和经史兵法，如今方知先生亦通杂家，先生之为人，不可测也。”

刘伯温惊讶地说：“祖瑛何以见得？”

“从《郁离子》见得。”

“你何时读了？”

“趁先生不在时，请先生勿怪。”

“伯温不才，所作拙文，不值祖瑛来用心读，更不能提怪罪二字。”

“先生过谦也，先生文章，常能喻至理于趣事，比大道于细物，又辞句精简潇洒，性情坦荡，祖瑛喜欢。”

“如此夸奖，伯温怎么敢当？”

刘伯温口里这样说，心中却不禁多了几分高兴。他和石抹祖瑛都没想到，肖玉红这时恰好从门前过，听到祖瑛的声音，她就放轻了脚步，将对话全收进了耳朵。正听得仔细，却忽然宅外起了喧哗，她急忙施展轻功，一闪身去了数丈远，然后奔出宅门去看。

恰好是孙炎到了。

肖玉红一见这支人马朝家门而来，约有百余，皆持兵器，顿时生了警惕，飞身一跃，持蝉翼剑拦住去路。

孙炎见了，颇为吃惊。他身边一名校尉已经拍马上前，手执

一枝长矛指住肖玉红，厉声喝道：“你是何人，敢拦总制大人！”

看着锋利的矛尖在眼前晃，肖玉红一时火起，把剑一挥，只见火花四溅，一声锐响，那矛尖立时断在地下。

校尉叫一声：“好剑！”座下马早已惊退了几步。顿时，几十骑兵上前，枪明戟亮，把肖玉红困在中间。

孙炎乃是文官，他知道青田民军已经全数收编进了胡大海的队伍，这里应该没有武装，但处州初定，四方仍乱，也不敢大意。在这刹那间，他甚至担心自己兵马带少了，万一这持剑女子身后还有伏兵，难以抵挡。

刘伯温也听到外面喧哗，出来看时，只见一群兵马已经围住肖玉红动手，大吃一惊，高声喝道：“来者是何方兵马？”

孙炎看见，情知必是刘伯温了，急忙喝令部下停手。

骑兵闻令退回，肖玉红也耸身跳开，只见那地上积了几十个断枪残戟，那些骑兵手上兵器大半是只余一截短棍。

孙炎拍马上前，问道：“可是伯温先生在此么？处州路总制孙炎来访！”

刘伯温觉得这名字熟悉，便问：“是否应天府之孙子节？”

“正是在下。”

“久闻大名，有失远迎，失敬！失敬！伯温罪该万死！”

“果然是伯温先生！子节来访，惊扰贵乡平静，请先生见谅。”

孙炎下马，与刘伯温抱拳大笑。早有刘升出来招呼那些兵马，这两人便进宅去了。肖玉红随后跟进，心想幸好手下留情，没伤他们性命，不然便是闯了祸。”

恰是这日午夜，刘如晦悄然辞世，乃是无疾而终，时年九十。

悲痛使刘伯温又显苍老许多，虽然父亲已是高寿，逝世之前又无许多疾苦，但想到自己终年奔波在外，未尽孝道，又功业无

成，未安父心，便痛不欲生。

墓葬之地是早已选好的，就在村后一座青山里。

刘伯温与弟弟刘升合力将父亲遗体安葬好了，又清理父亲留下的一些可纪念之物，刘伯温发现，自己童稚之时所作的数十篇诗文手稿，居然被父亲保存着，而自己若不是这次看见，已然忘记。其中有一文：

坟山之鹰，既化为鸠，则羽毛爪觜皆鸠矣。飞翔于林木之间，见群羽族之翬然集也，跃然忘其身之为鸠也，虺然而鹰鸣焉，群鸟皆翕伏。久之，有鸟翳薄而窥之，见其爪觜羽毛皆鸠而非鹰也，则出而噪之，鸠仓皇无所措，欲斗则爪与觜皆无用，乃竦身入于灌。鸟呼其朋而啄之，大困。

夫鹰，天下之鸷也，而化为鸠，则既失其所恃矣，又鸣以取困，何其不受命也。

此文名为《鹰化鸠》。

刘伯温依稀记起，似乎是十岁左右时写成。那是一个晴好夏夜，门前古樟树下，他听父亲讲述了这个鹰化为鸠的故事，有感而作。

文章犹存，父已作古，见文思人，刘伯温又添一层怀念。

转而他又想到，莫非是父亲在天之灵昭示自己再见此文？于是细品文中之义，觉得自己从前指挥兵马，纵横战场，或可比为鹰，如今卸甲隐居，或可比为鸠。

鹰者，强也，众禽之王。鸠者，弱也，众禽之一。天道宽宏，强者弱者各有其活法，所需者，自知之明也。由强化弱，何险之有？险在易就此失去自知之明。

刘伯温于是提醒自己遇事须格外谨慎，以趋吉免祸。

刚到武阳村，恰好碰上刘伯温家中大办丧事，孙炎觉得自己此行真不凑巧，进门之前遇女侠挡道，正是一个预兆，虽然他并非来战，但众多兵马不敌一个女子，到底脸上无光。他又不便就此离去，只好待刘伯温忙过一阵，才说出自己的来意。

听孙炎说起相请出山之事，刘伯温并不感到意外，以父丧为由回绝了。

俗话说：“人过四十天过午。”

刘伯温念自己年已五十，不仅是过午，已是太阳偏西。

从而立之年到不惑之年，他陷身于官场沉浮，从不惑之年到天命之年，又陷身于争战，二十年弹指过去，几无业绩可言，唯有坎坷。人到天命之年，不可不知天命，若得余生闲居乡里，以诗文经史为伴，岂不强似又去争战？

身为长子，父亲去世后，刘伯温也更加感到了对家庭的责任。母亲已是八十高龄，膝下幼子则正待教育，刘璉十二岁，刘琮十岁，自己何忍再度离别？

刘伯温与孙炎相处几日，所谈多是文章之事，亦称投机。因为肖玉红斩断他许多兵器，刘伯温只好出资犒劳，那些人马有酒肉吃，又受奖赏，都觉得满意。对刘伯温出山之事，孙炎情知此番不能强求了，临别之前，作一首七律相赠。

那诗是：

闻君学术似文翁，弈也流芳缉武功。

赤帝青衿来燕喜，黄童白叟望车攻。

笔端波浪翻三江，旗尾龙蛇动八风。

惭愧剪才多误谬，忧时独有此心同。

刘伯温也以一诗相送，诗为：

白发应同春草茎，风吹一夜满头生。

欲收浮艳归根底，故遣芳菲定老成。

碧瓦晓霜怜变灭，纸窗宵月妒分明。

据鞍上马非吾事，赖君庄严意不轻。

送走孙炎没几日，有胡深差人送书信来，备述民军战败之后的诸多事情，并告知他已投朱元璋，授为左司员外郎，仍然统龙泉等县兵马，准备奉命去征讨江西。信中只询问刘伯温近日情况，并未劝他也去投朱元璋。

旧日好友能出山在处州任官，刘伯温自然高兴，遇事也好有些关照，这对自己隐居又是一大有益。他修了复信，道自己为父治丧，隐居家乡，唯以经史文章为事。

于是刘伯温心下愈安，专注于文稿。

使他奇怪的是，放在案上的文稿总是有人动，家人被问及时，皆推说不知道。

这天夜里，刘伯温正在读史，突然门外有人走来，又是肖玉红。一看她的眼神里闪动着调皮的光彩，他恍然大悟：必是她动了文稿！

开口问起，肖玉红并不隐讳，反问道：“别人看得，怎么我偏偏看不得？”

“玉红说话，话里有话。”

“先生心里明白。”

“莫非你在说祖瑛？”

“玉红不敢。”

“祖瑛与父母离散，已是孤苦无依，莫非你还要相欺？”

“我与祖瑛是结拜姐妹，不劳先生操心，只要先生答应一件

事。”

“玉红请讲。”

“今后，先生写作的文稿，都要先拿给我看，可以不可以？”

“好一个荒唐主意！”

“玉红相跟先生一场，也该趁此知道先生胸襟，不枉称先生的红颜知己。”

“唉，伯温方寸已乱，你去吧。”

“先生不要急，看我的。”

肖玉红说罢，倏地闪身到案前，抓起两页文稿就去烛火上点燃。

“你疯了，快住手！”刘伯温大惊，上前去抢，那薄薄两页纸又如何经得火烧？可惜已然焚尽，化成几片黑色灰烬。

头一次，刘伯温被她气得面色发青。

“如果先生不肯答应，明日还要烧。”肖玉红扔下一句话，转身便走。

二 朱升来访

又见朱元璋遣特使来，并以礼送回了儿子亚关，方国珍大喜，深以为得意，于是也厚待特使陈显道。

已有前车之鉴，陈显道不敢怠慢，发尽肚里才学，与方国珍兄弟言语交好，并呈上朱元璋的书信，其中写道：

古者虑人不从，则为盟誓，盟誓变而为交质子。此衰世之事，岂可蹈之！凡人之盟誓交质者，皆由未能相信故也。今